

卡拉瓦喬的「清供」

知道「清供」這個詞，最早是看汪曾祺散文《歲朝清供》，這是中國文人偏愛的題材。畫上幾筆水仙、蠟梅、天竹，懸掛書房、中廳，當然也可真正擺放幾盆賞物，要的就是那種詩意雅趣。清供，顧名思義就是清雅的供品，最初是用以禮佛的。

近期看到一篇文章，作者比較了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的靜物畫《水果籃》，與南宋畫家李嵩的《花籃圖》，後者就屬歲朝清供。二人的畫作內容及構圖，有相似之處。但作者明確指出，《花籃圖》的花團錦簇，是以宮廷畫院風格表現昇平喜慶；而《水果籃》中夾雜的枯萎葉子、蔫癯水果，則隱喻生命短暫和時光易逝。儘管李嵩比卡拉瓦喬早了近四個世紀，但並不存在借鑒關係，可以說是藝術之美的巧合。卡拉瓦喬畫的，並不是「清供」。

現實中，就有一種人，西方有哪些科學、藝術成就，他們不是虛懷若谷地去進行比較學習，而是慣於從老祖宗那裏尋求答案，甚至不惜捕風捉影、牽強附會，最終得出

中國人比西方早多少年等等，西方不過是「抄襲」繼承中國而已。好像阿Q一樣：「我們先前——比你闊得多啦！」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中國男足踢不進世界盃，但足球是中國發明的；美俄將衛星送入太空，那是受明朝萬戶發明「火箭」啟發的；美元雖然強大，但紙幣是中國人先發明的。然後，法國白蘭地、意大利麵乃至卡拉瓦喬的《水果籃》，也都是從中國傳入後改良的。

古代中國的確創造過燦爛文明，但很多東西都只是雛形，與現代意義上的概念有很大區別。況且，世界文明並非只有一個源頭，有些是否有傳承關係缺乏足夠證據。事事從「四大發明」的功勞簿中找自信，無法正視別人的成就，自己也就無從進步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emar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低端驚嚇」

好久沒有在戲院中看到一半想要離開的糟糕感覺了。這次在看《國定殺戮日：無限狂屠》的時候重新體驗了一次。

這部《無限狂屠》已經是「國定殺戮日系列」的第五部，系列第一部在二〇一三年的萬聖節大爆，以三百萬美元預算斬獲九千萬美元（下同）票房，第二部九百萬賺一點一億，第三部一千萬賺一點一八億，第四部一千三百萬賺一點三七億……有前作的出色表現才不斷的有續作誕生。如今第五部的最新數據是預算一千八百萬美元，而票房只有一千九百四十萬美元，我希望是最後一部。

為了避免劇透，電影劇情上各種bug、各種自相矛盾就暫時忍住不吐槽，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片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出現的「低端驚嚇」——低沉詭異的音樂中，主角在狹小逼仄的空間行進，突然出現一個東西，可以是怪物、也可以是友軍，都不重要，知道是畫面上的「突然」再加上音效上的猛然提高，就足以嚇人一

跳。這種驚嚇方式，是被無數電影用了幾十年的技巧，但視覺和聽覺雙管齊下，只要是個人，還是會從生理層面被嚇到的。我之所以稱《無限狂屠》中的這種技巧叫「低端驚嚇」，是因為片中的驚嚇對情節推動毫無意義，而且不斷重複使用。重複幾次之後，當音樂再度低沉、主角腳步再度放緩的時候，我發現自己和坐在我身旁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自動進入了「防禦狀態」——身體緊繃、睜起雙眼、恨不得捂住耳朵，等意料之中的「虛驚一場」過了之後才放鬆。

現代電影強大的畫面、聲音效果，為恐怖片的感官刺激提供了非常優良的技術基礎，但如果用得低端就成了自暴其短，用得低端還要重複使用，就是再三自暴其短……



大川集利貞

版面臨時調整

上課怎樣處理爭議話題

去年春夏開始，美國的種族矛盾持續曝光。從黑人被白人警員射殺到亞裔被欺辱、傷害，示威遊行接二連三。即便身處「象牙塔」中網上教學也無法脫離社會大氛圍獨善其身，更別說我教師生一貫以追求正義、公平、進步為己任。怎麼才能在上課時妥善處理爭議話題呢？法學、社會學、性別研究專業習慣處理棘手話題的教授還好說，其他領域的為人師表者如何應對才好？

專家說，教授首先應該承認社會形勢，表達對學生身心健康的關心。教學大綱包括有關聲明，第一堂課做個民意調查，讓學生用短文表達價值觀等都是加強師生、同學間情感紐帶的好辦法。老師該指出課堂討論會挑戰固有認知，並表示期待與大家共同探索爭議話題。同時我們要認真自省：自己的背景、經驗是否造成了認知盲區，讓我們對某些事視而不見，對某些特別敏感？

為營造確保教學品質又允許犯錯的課堂氛圍，還要制定基本規則。老師可做榜樣，謙虛聲明自己也在摸索有關種族關係問題。討論要憑證據而不是感受說話，不要想當然給對方定性，可追問細節和動機。也要盡量保證每人都獲得發言機會，不要讓某些人全盤控局。不過，學習新觀點與引發創傷性記憶不是一回事，學生有權退出無法接受的討論。

如果真有種族歧視言論，教授可委婉複述注意到的問題，給發言者自我澄清的機會。接着讓其他同學討論，效果不佳時可叫停。總之，對錯誤言論不問不問後果會很嚴重，但對不當言辭的批評指正也不能升級為人身攻擊。畢竟有時言者無心，只是無知而犯錯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集物成癖

最近搬了一次辦公室，又遇到了處理舊書舊報的難題。我大概也屬於有點收藏癖的人。收藏是人的天性。被世界各地收集癖納入囊中之物千奇百怪，有芭比娃娃，竟還有吸塵器。漢代蕭何創設「武庫」，收藏了許多寶貝，一代代傳到晉惠帝時，意外大火，盡數焚去，其中有劉邦的劍、孔子的鞋，這還好理解，竟然還有王莽之頭，此時距莽死已二百多年，實在太過驚悚。收藏也考驗人性。有人說，無癖者，不可交。想是以為有癖好的人，無感情。這實在是想當然。《西遊記》裏的金池長老，活了兩百多歲，致力於收集奇珍異寶，見到唐僧的袈裟，收集癖發作，

卻在貪欲之火中喪了命。

這些年，人們生活寬裕，閒情日長，民間收藏越來越火。字畫古玩，需財力做後盾，非人人能為。日常之物，收集起來容易得多，從中可獲之樂趣，並不少減。我認識一位研究戲劇的老師，幾十年來收集戲劇演出節目單，有的連當年演出的劇院也已無存，十分珍貴。有位朋友酷愛收集各類會議、活動的自製記事本，因其為「非賣品」，極少重複生產，自帶限量功能，也別有意義。還有位前輩，近二十年前對我說，他收集了很多「錯報」，也就是有印刷錯誤的報紙，笑言退休後整理出來辦個小型展覽，前幾天卻突然故去，藏

品想也星散，令人嘆息。

天下可集之物甚多。收藏某件東西，說到底是收藏了一份經歷與心情。一杯清茶，摩挲舊物，體悟新知，是一樁愜意的事。在今日，那些因網絡對社會的改造而漸漸消失之物，我以為頗值得收藏。手寫的信件，便是其中之一。而網絡也在促成許多新的收集品。比如，遊戲玩家收藏「皮膚」。還有人專意收藏「表情包」。這些東西雖然是虛擬的，不因使用磨損而帶有歲月的痕跡，卻以其設計風格記錄着時光的意蘊，召喚着人們回想起往日故事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信謠與低智

網絡時代信息爆炸，謠言也批量出現。普通網民信什麼不信什麼，實在考眼光和智慧。相信謠言而且一信到底的，在香港還是為數不少。

香港人的信息來源，除各路網站，還有紙質報紙，但更廣泛的是口口相傳。謠言通過一張嘴傳到另一張嘴，最後就會成了「挖井得一人」了（原說的是挖了口井，省了一個去挑水的勞動力）。口口相傳的原始版本，又多來自一些慣性造謠的平台和報紙。文化不高的人也就罷了，可悲的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選擇相信謠言，而且堅信不變。這就不能不說是「屁股決定了腦袋」，政治取向決定了他

們拒絕分析，拒絕真相。這種態度也令人漸變弱智和低智。

過去數年，香港謠言無日無之。當日大批蒙上眼睛作單眼狀支持「爆眼女」的，那些在太子站一本正經拜祭「死者」的，今天已真相大白，但他們可曾躬身自省那時的愚昧而糾正信謠心態？可以肯定的是，有的人並未從謠言茶毒中醒悟，反而走火入魔。銅鑼灣「孤狼」恐襲就是佐證。

在被渲染成悲情的事件中，弱智和低智商外易受傳染。看到一些人在銅鑼灣為殺人犯獻花、相擁哭泣、把殺人犯褒揚為「義士烈士」，便想問問：你們起碼的法

律觀念哪兒去了？各種「悼念」表現，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？

特別想對拖兒帶女去「拜謁」的父母說一句：請別自小就向他們灌輸「違法違義」！有的黑暴青年，便是由政治偏執的父母從小帶去參加政治活動育成的。那些場合充斥着謠言和暴力，毒化了稚嫩的兒女。父母只是利用兒女滿足一己狹隘的政治訴求和虛榮心。如今兒女因低智成了破壞者，甚或入獄，父母可有捫心自問，是誰令他們走到今天的田地？你們就沒有為親手斷送了兒女的前途愧疚嗎？



人與歲月 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鳳凰與山雞

鳳凰為神鳥，擁有高貴雍容的地位，山雞則為野鳥一隻，不值一提；當我們選擇如何去理解自己為鳳凰與山雞的時候，究竟我們是受過去的經驗還是自我的原形所影響呢？

從前我的案中有一位A小姐，治療的過程中她經常提及一位B小姐，對她有很多怨懟。原來，B小姐自仗漂亮聰明，在人事工作上經常跟A搶功績，搶朋友，讓A很討厭她，覺得已經什麼都有了，家裏又有錢，為什麼還一天到晚要跟人搶，還裝模作樣扮無辜。而她又窮又要很努力才能得到認可，為什麼她這麼命苦。

因緣際會，B小姐有一天也成了我的案主。B小姐告訴我她有嚴重完美主義傾

向，經常為了做不夠好一件事而自卑，痛苦的時候會用手扼脖子讓自己呼吸不了。她知道自己因為不信任人包括自己，所以沒有真心朋友，但沒辦法改變。她羨慕A小姐如此真性情，而自己卻一直要努力作完美累死了。這就是受經驗影響對自己角色看法的經典的例子。

但如果我們在自身的角色設定中落力擺脫它就可以了嗎？曾經有一個對自己感到迷失的案主跟我說，他覺得人生其實就是一個大型遊戲，出生時一早預定了所有角色存在，他只是在裏面玩而已。事實上，他的確有一套自己的玩法，可以隨處境完全改變自己的性格，成為另一個角色，只可惜不能做到百分百隨心所欲，且

有副作用。事實證明或多或少我們還是會受心靈的原形所影響。

我們每天都百二份努力地投入扮演着自己，縱使痛苦亦難以抽離，不管是鳳凰還是山雞，是受經驗影響還是心靈原形，我們都掙扎着，這可以說是成長，但在痛苦中得到的卻又往往有偏差和不協調的，因此個體化是榮格提倡脫離痛苦循環的一步，而對我來說，陪伴案主在人生這條道路上一癩一拐地走着，雖然感受到負能量反彈對自身的破壞力，卻讓我隱若看到個體化這條路，對我來說是一種祝福。



象訴 馮俊彥
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逢周五見報

神清老勁活潤

俗語說：「不遭人妒是庸才。」自古以來，一些有藝術才華的人士，一旦嶄露頭角、表現出眾，難免遭同僚或行家圍攻、詆毀，甚至迫害。以明代宣德至成化期間名聞遐邇的「浙派」創始人戴進（一三七八年至一四六二年）為例，可說一生嘗盡苦頭，顛沛流離，坎坷潦倒；與後來明代「不求形似求生韻」的水墨大寫意畫家徐渭（徐文長）的不幸遭遇相似。戴進雖然也繪花鳥畫，風格多元化，工筆者細緻洗練，水墨者豪放挺健；但他最擅長和卓有成就而自成一家的，還是風格雄拔勁銳而意境嫺雅幽澹的山水畫，予人兼有「神、清、老、勁、活、潤」的感覺。古人常言「文窮而後工」，可

能畫家也相類似。故要進一步探討戴進的藝術道路，不妨先了解他人一些波折。

據載，戴進初入皇家畫院當畫師，畫藝卓越，遭只重工巧和墨守繩規的得勢同袍嫉妒。有一次，宣德皇帝在仁智殿欣賞戴進的《秋江獨釣圖》：畫中重重青山環抱，秋樹成林，景色幽麗明淨；山脚下江水清清，平靜流淌；一人身穿紅袍，神態悠閒，持竿垂釣。本來筆情墨韻，酣暢而淡雅，意境深遠；尋且說紅色較難，是大膽突破。共事的謝廷循、李在、石銳和倪端等著名畫師，自愧不如，唯恐失寵，嫉妒之心頓生，遂向皇上進讒言，指該畫「有失體統」、「分明譏刺朝廷」；蓋明朝大臣才能穿紅袍，



乃代表朝廷品服，怎能隨便穿在釣翁身上呢？亦有人說分明譏諷朝臣，乾吃俸祿不辦事，終日只知偷懶自娛。總之，眾醜紛紛把戴進污名化，捏造一堆堆謊言，毫無根據地恣肆詆毀，別有用心，加以迫害，其實心裏十分害怕戴進超越他

們。戴進幸保腦袋，被排擠出畫院；此後大半生漂泊異鄉各地，貧困不得志；「生前作畫，不能買一飽」，但他仍逆境自強，樂於助人，「循循愉愉，人樂與友」；最終回到浙江的家鄉老死。後來的文人畫家又輒以派別上的偏見，鄙視戴進鸞畫為生，認為「格調不高」，實有失公允。

例如附圖，為戴進代表作之一《溪堂詩意圖》，山石皴法蒼潤渾厚，幽澹嫺雅，寫出靜山清寂、恬淡虛和；而崇山峻嶺又蒼勁健拔，其大斧劈皴硬明雄放，顯出奇山怪石、古木驚濤，大自然空蕩平謐。

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貓咪生物鐘

很多貓奴都喜歡在周末或假日睡懶覺，但貓總會在特定時間叫你，甚至是攞醒你。因為貓貓是超有時間觀念的動物，不會偷懶。

貓貓是天生獵人，依舊保留祖輩的傳統，牠們對於什麼時候該打獵，什麼時候要休息必須清醒。即使被馴服了變成家貓，依舊保留了在野外生存必需的時間觀念。

由於貓咪是一種習慣性非常強的生物，牠們對於自己吃飯睡覺等一系列有規律的事情，有一套自己

的習慣。在貓咪行為學家看來，貓咪和人類一樣，有一種內部時鐘，來讓牠們每天有規律的起床睡覺吃飯。

此外，貓咪還可以根據身體的一些反應來確定自己處於一天中的什麼時段，比如貓咪每天都是八點吃早飯，十二點吃午飯，那麼牠們就可以根據自身的飢餓感在吃完早飯後，來判斷距離午飯還有多久。

當然，飢餓感只是一個例子，貓咪還可以通過排便規律、口渴程

度等這些感覺，作為內部時鐘來判定時間。同時，家貓也因為和人類生活久了，而受貓奴們生活作息影響。

至於外部環境的影響，也是貓判斷時間的一個方式。比如窗外的鳥、太陽的高度，都是貓判斷時間的方式，當然牠生活的家中環境也是判斷時間的一個依據，比如貓聽聽到每天早晨固定的鬧鐘聲，就會聯繫到自己該吃早飯了。

貓正常一天能睡十三到十八個小時，老幼貓甚至能睡二十個小時或更多。因為作為獵人，白天休息，晚上捕獵，這樣才不會餓着。

如果不想半夜三更被貓貓嘈醒，最好當然是讓「主子」與「貓奴」的生物鐘同步。筆者在此提供幾個貼士：一、在每晚休息前陪貓玩一會兒，用會動的各種小玩具，讓貓過一把捕獵的癮，消耗其精力；二、心狠些，不要讓牠睡這麼久；三、餵飽家中主子，這樣就不用覓食，慢慢可形成晚上睡覺習慣。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